

## 建立新鄉樂園： 米幹神父在豫北的傳教事業

吳蕙芳

### 摘 要

新鄉監牧區成立於1936年，為河南天主教9個傳教區中最晚成立者，首任負責人為美籍聖言會士米幹神父（Fr. Thomas Megan, 1899-1951, SVD）。該區位於黃河北岸狹長地帶，面積約4,000平方公里，含12縣，總人口約200萬，其中教友1萬多人。米幹神父自1936年7月被正式任命為監牧，至1948年1月返回美國，前後任職不到12年；其間戰亂頻仍，包括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後中國開始對日全面抗戰，1941年12月因珍珠港事件致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爆發，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又是國共對峙的內戰時期，新鄉傳教區可謂成長於戰火之中。尤其，二戰爆發後，該傳教區為日軍占領，美籍傳教士被拘禁集中營內，米幹神父則逃離其傳教區，輾轉流亡於洛陽、西安等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協助維持義籍傳教士留下之各項教會工作。然即便戰亂不斷，新鄉傳教區仍有一定發展，特別是在1936-1941年的5年間，被稱為是該傳教區的「繁榮時期」。本文將米幹神父在新鄉傳教區之努力成果予以探究剖析，全文分3部分說明，首言傳教工作，次論人力資源，再述經費供給，冀呈現當時河南北部天主教福傳工作之實況，並觀察戰亂環境下，傳教士如何面對複雜之國內外局勢，以維持教會事業的繼續發展。

關鍵詞：天主教聖言會、教會史、抗戰時期、二戰時期、內戰時期

## **Establishing Paradise in Sinsiang: Father Thomas Megan's Missionary Work in Northern Henan**

Huey-fang Wu \*

###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36, the Apostolic Prefecture of Sinsiang was the last of the nine Catholic mission areas founded in the province of Henan, China. The mission was first headed by Father Thomas Megan (1899–1951), an American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SVD). The mission area was located on a wide strip of land along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measured approximately 4,000 square kilometers. It comprised 12 coun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approximately 2 million, of which approximately 10,000 were Catholics. Father Megan was appointed apostolic prefect of the prefecture in July 1936. He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anuary 1948. His 12 years or so in office coincided with heavy warfare in China - the Sino-Japanese War following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July 1937, the Asia-Pacific War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n December 1941,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eginning in 1945.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sia-Pacific War, the mission area was occupi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were sent to concentration camps. But Father Megan fled from Sinsiang to Luoyang, Xian and other areas that were under the rul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re he helped perform priestly duties previously undertaken by Italian missionaries in local churches. Although operating in wartime China, the mission area of Sinsiang continued to grow, particularly between 1936 and 1941 - its period of prosperity. This paper analyzes Father Megan's work in the Apostolic Prefecture of Sinsiang in hopes of providing insight into Catholic

---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missionary work in northern Henan. It contains three sections: first it provides details of Father Megan's missionary work, then it discusses the manpower at his disposal, and lastly the sources of his funding. This paper also observes how missionaries handled complex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church work in a war-torn environment.

**Keywords: Catholic Society of Divine Word, church histor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of World War II, period of the Civil War**



# 建立新鄉樂園： 米幹神父在豫北的傳教事業\*

吳蕙芳\*\*

## 壹、前言

新鄉監牧區（Prefecture Apostolic）是河南天主教9個傳教區中最晚成立者（參見圖1），<sup>1</sup>於1936年正式自河南衛輝代牧區（Vicariates Apostolic）劃分出來，<sup>2</sup>首任監牧（Prefect Apostolic）為美籍聖言會（Societas Verbi Divini，簡稱SVD）會士米幹神父（Fr. Thomas Megan, 1899-1951）；<sup>3</sup>該區位於黃河北岸狹

---

\* 本文為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MOST105-2410-H-019-011-MY2）補助下之部分研究成果；文章初稿曾宣讀於「2017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以來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與軍事活動」（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辦，2017年12月14-15日）；又文章撰寫期間承蒙天主教聖言會中華省會、聖言會美國芝加哥省會、聖言會羅馬總會，以及中國河南新鄉傳教區等地多人之協助蒐集資料及解讀資料；投稿後，復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之修改意見；對於上述諸多幫助，筆者由衷感激，謹此致上誠摯謝意。

收稿日期：2018年2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4月17日。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sup>1</sup> 河南天主教9個傳教區分別為南陽、衛輝（安陽）、鄭州、開封、信陽、歸德（商邱）、洛陽、駐馬店、新鄉；有關各傳教區的成立過程可見劉志慶，〈近代河南天主教九個教區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天主教》，2005年第2期，頁42-43。

<sup>2</sup> 天主教傳教區的設立分成監牧區、代牧區及教區，一般先成立監牧區，再升級為代牧區，最後成為正式的教區（Diocese），其負責人分別為監牧、代牧（Vicars Apostolic）、主教（Bishop）；相關說明見雷立柏（Leopold Leeb）編，《中國基督宗教史辭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39、287-288、395。

<sup>3</sup> 1936年7月7日教廷傳信部正式宣告自衛輝代牧區中分出新傳教區，並任命米幹神父為

長地帶，面積約4,000平方公里，含新鄉、沁陽、封邱、獲嘉、修武、武陟、溫縣、孟縣、陽武、原武、博愛、濟源12縣（參見圖2），<sup>4</sup> 全部人口約200萬，其中有教友10,012人，占總人口約0.5%。

事實上，新鄉傳教區早於1933年9月初，即有兩名聖言會士至該地，協助米蘭外方傳教會（Milan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又稱義大利外方傳教會、宗座外方傳教會，即Pontificium Institutum pro Missionibus Exteris，簡稱PIME）的義籍神父在當地工作，以後陸續有其他聖言會士抵達，相繼投入各項教會事業。而後來擔任監牧的米幹神父曾於1934年初首度親臨新鄉傳教區，1936年7月被任命為負責人，此後直至1948年1月返回美國，未能再重回中國為止，<sup>5</sup> 前後任職不到12年；這段期間，新鄉傳教區除第一年（1936-1937）為承平時期，其餘均屬戰亂階段，包括1937年7月廬溝橋事件後中國開始對日全面抗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到1945年二戰結束

---

新傳教區監牧，且新傳教區因米幹神父將住在新鄉而被稱之為新鄉傳教區；見“PIUS EPISCOPUS SERVUS SERVORUM DEI AD PERPETUAM REI MEMORIAM,” Julii 7, 1936, No. 6679-6680、“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DECRETUM,” Julii 7, 1936, No. 6681.教廷另於7月10日致函聖言會羅馬總會告知此事，而總會長則於7月13日寫信通知當時人在中國河南正陽工作的米幹神父；見“Letter from SACRA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to Fr. Joseph Grendel,” Luglio 10, 1936; “Letter from Fr. Joseph Grendel to Fr. Thomas Megan,” Juli 13, 1936, No. 6683,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該信送達中國河南信陽傳教區後，是由侯修士（Br. Thimo Ludwig Holzer, 1895-1978）從上蔡騎自行車25英里送到正陽給米幹神父，見Thomas Megan, “Reflections of a New Prefect Apostolic,”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February 1937, p. 54. 又聖言會屬天主教傳教修會之一，其相關說明可參見吳蕙芳，〈天主教聖言會的社會服務事業：以新店大坪林德華女子公寓為例（1968-198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4期（2015年11月），頁225。

<sup>4</sup> 新鄉傳教區自1936年設立，迄今超過80年，由於時空變化，該傳教區所屬12縣之行政區劃經數次調整，目前原武與陽武兩地合併為原陽一個行政區，而焦作自修武分出，成為單獨行政區，因此整個傳教區仍含12部分。

<sup>5</sup> 米幹神父為徹底解決新鄉傳教區的財務問題，於1948年1月離開中國，2月抵達美國，本規劃最遲於當年9月返回新鄉，然7月接獲聖言會羅馬總會長轉來之消息，即教廷禁止他再回到中國，只能留在美國工作；該史料見“Letter from Fr. Aloysius Kappenberg to Fr. Thomas Megan,” Juli 15, 194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而有關米幹神父無法回到中國工作的原因及其過程說明可參見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國史館館刊》，第53期（2017年9月），頁98-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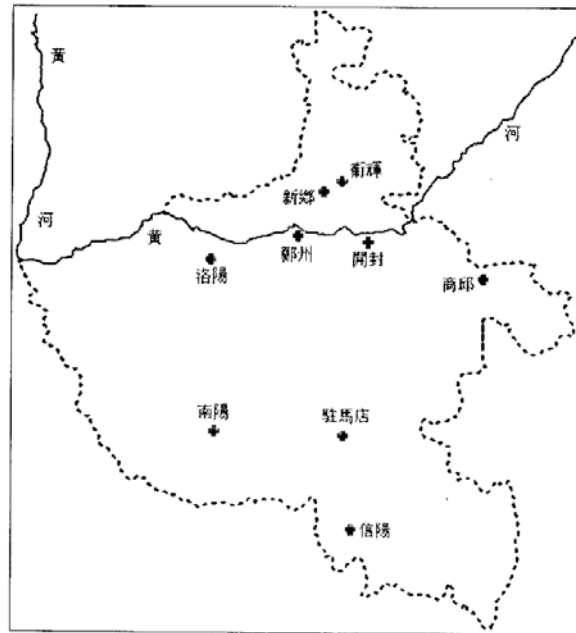


圖1、河南天主教9個傳教區圖

資料來源：劉志慶、尚海麗編，《河南天主教資料輯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8。



圖2、新鄉傳教區所含行政範圍位置圖

說明：中和屬獲嘉縣，焦作、待王屬修武縣，王村屬原武縣，喬廟屬武陟縣。

資料來源：Joseph Henkels, *My China Memoirs, 1928-1951* (Techny, Illinois: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988), p. 100.

後又是國共對峙的內戰時期，新鄉傳教區可謂成長於戰火之中。尤其，二戰爆發後，新鄉傳教區為日軍占領，10餘名美籍傳教士被拘禁於集中營內，米幹神父則逃離其傳教區，輾轉流亡於洛陽、西安等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協助維持義籍傳教士留下之各項教會工作，惟此後其即被迫離開自己負責的新鄉傳教區，只能透過私下管道與仍留在當地的德、奧籍神父聯絡，以掌握傳教區內狀況。

大致而言，米幹神父擔任監牧不到12年的新鄉傳教區，可概分為3階段，第一階段自1936年7月至1941年12月止（即從米幹神父正式被任命為新鄉監牧，到其因珍珠港事件後被迫離開新鄉傳教區為止，約5年半時間），第二階段自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止（即從米幹神父離開新鄉傳教區，到二戰結束為止，約3年半時間），第三階段自1945年8月至1948年1月止（即從二戰結束後，到米幹神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為止，約兩年半時間）。其中，第二階段因戰亂情況嚴重，相關數據與資料難以統計及存留，第三階段則因時間短暫，偶有零星資料，然無法掌握全貌，僅第一階段資料較為完整明確，因此本文主要呈現第一階段之成果，佐以部分第三階段內容，而第一階段（1936-1941）亦被稱為是新鄉傳教區的「繁榮時期」，<sup>6</sup>實可呈現該傳教區代表性之福傳成果。本文共分3部分說明，首言傳教工作，次論人力資源，再述經費供給，冀呈現當時河南北部天主教福傳工作之實況，並觀察戰亂環境下，傳教士如何面對複雜之國內外局勢以維持教會事業的繼續發展。

## 貳、傳教工作

1936年9月，米幹神父正式在沁陽被祝聖為新鄉傳教區監牧後開始全心投入工作，首要問題是先購地建立教會據點，以便推行各項工作。由於沁陽地理位置偏西，難以全面照顧及快速聯絡到整個傳教區所屬各地，且交通不若新鄉便利，因此米幹神父就職後4個月內（1936.09-1937.01）不斷在新鄉城內外尋找適當地；後來因較早來到新鄉傳教區工作、對該地較為了解的海義廉神父（即大海神

---

<sup>6</sup> 劉志慶、尚海麗，《河南天主教編年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245。



父，Fr. Peter Heier, 1895-1982）之協助，<sup>7</sup> 首先於1936年購得城內西大街約6畝多土地及地上建築物80餘間，次年（1937）又購買城外新開街約80餘畝土地，欲將後者修建成主教座堂及神父居所後，即可將前者提供給協助教會進行各項工作的女修會使用。惟兩塊土地獲得過程均產生若干困擾，前者是被軍隊占用，待1937年7月軍隊離開，乃能真正為教會利用；後者則因賣方涉入訴訟糾紛，教會只能期望於1938年徹底解決，以便於當年秋或次年（1939）春動工整建，至次年秋得正式使用。此外，米幹神父亦在封邱、沁陽等處購地，規劃作為教堂、女修院、醫院、學校及墓地等項目之用。<sup>8</sup>

由於購地並非易事，教會往往對土地充分運用，土地面積無論大小均規劃多種用途。如新鄉城內購得之西大街土地，立教堂外，亦建女修院，另附設培育本地修女之學校；而新鄉城外購得之新開街土地，除為主教座堂及神父居所、辦公室外，後來亦陸續設立倉庫、藏經室、圖書館及學校、醫院等設施。<sup>9</sup> 又沁陽城內土地則有教堂、診所（後擴大為醫院）、女修院、育嬰堂、孤兒院及墓地，<sup>10</sup> 而其他位於武陟喬廟、原武王村、修武焦作之教會土地亦均屬多用途。如武陟喬廟土地上有教堂、學校、女修院、醫院；<sup>11</sup> 另據原陽王村天主堂碑刻及老修女張

---

<sup>7</sup> 海義廉神父與海義節神父（Fr. Franz Heier, 1906-1991）為兄弟，兩人先後到達新鄉傳教區工作，一般稱海義廉神父為大海神父，海義節神父為小海神父以便區隔，本文以下亦如此稱呼。

<sup>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November 8, 193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26, 193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有關在新鄉購置兩塊土地之面積數字來自劉志慶、尚海麗編，《河南天主教資料輯注》，頁387。

<sup>9</sup> 據曾住在教堂內的孫家福言：該土地上建有一座二層樓房，共26間房屋，樓房四角砌有基石，上刻「多默校舍」字樣，二樓有倉庫、藏經室、圖書館；見孫家福，〈我親眼目睹新鄉天主教會的幾件事〉，《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頁140。又二戰結束後，該土地上又陸續成立完全中學（輔豫中學）、完全小學（輔豫小學）、公教醫院、護士學校（輔醫高級護士學校）；相關說明見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91-94。

<sup>10</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sup>11</sup> Thomas Megan, “A New Church for Chiaomiao,”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42, p. 135.

君琪陳述，原陽王村土地上有教堂、女修院、學校、育嬰堂和孤兒院；<sup>12</sup> 又經由曾任焦作教會學校教師孫漢臣記錄，可知焦作教會土地之實際利用情形如下（參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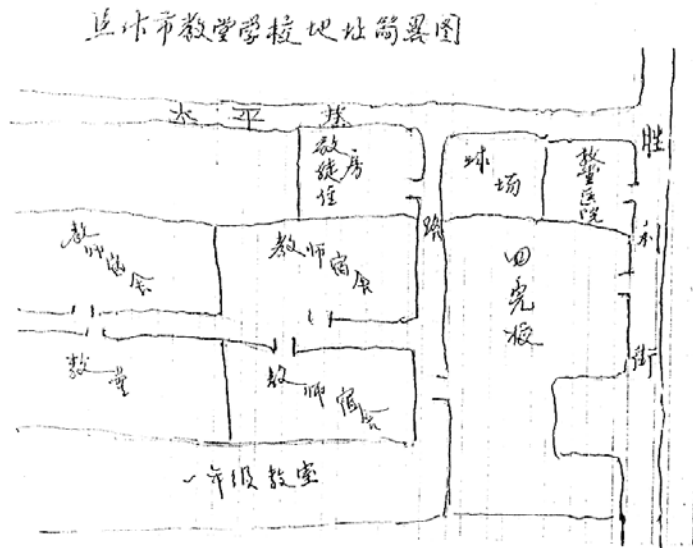


圖3、焦作天主教堂土地配置圖

資料來源：孫漢臣撰文及繪圖（2011年5月19日，撰文時88歲），中國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天主堂藏。

圖中明載焦作教會土地上設有教堂、學校、教師宿舍、教堂醫院，甚至有球場。其中，教會學校名稱為四完校，實乃1945年秋由奧籍扈伯爾神父（Fr. Franz Huber, 1912-1994）與捷克籍安貴祿神父（Fr. Max Exner, 1906-1980）籌辦的明德學校；而教堂醫院則為安東醫院，屬1946年新鄉公教醫院成立後的分院之一。<sup>13</sup> 另據教堂碑刻及當地其他老人們回憶，當時焦作教會土地上還種植葡萄、

<sup>12</sup> 「王村天主堂碑記」（2008年12月25日聖誕節立）；張君琪口述、文戈整理，〈豫北最大的原陽王村天主堂〉，《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頁133-134。

<sup>13</sup> 明德學校於1952年，因時任焦作本堂司鐸的捷克籍司學藻神父（Fr. Nikolaus Schmaderer, 1901-1997）被驅逐，轉由中共接收後改名為四完學校，即今日的勝利小學。有關教會學

設有酒廠，<sup>14</sup> 也將教堂西邊規劃為墓地區。<sup>15</sup> 綜上所述，可知教會對土地之利用方式主要有三，即先建立屬信仰據點之傳教站，含教堂、神父住所、女修院及墓地等，接著設置屬「教人心」目的之各式學校教育場所，及成立屬「救人命」目的之診所、醫院、育嬰堂、孤兒院等社會救助機構。

首就信仰據點而言，新鄉傳教區成立第一年（1936）便在7個縣設有傳教站，包括新鄉、沁陽、修武、原武、獲嘉、武陟、封邱；4年後（1940）更擴增陽武、溫縣、博愛3個據點，<sup>16</sup> 即在此10縣之傳教站均常設神職人員，且不時輪流調動令其學習及適應各地之福傳工作，茲將3個不同年度之傳教士調度安排情形，及新鄉傳教區所屬各縣之教堂設置狀況表列如下以為說明（參見表1、表2）。

這些教會據點之信仰核心——教堂，有繼承以往之成果者，如原武王村教堂早於宣統3（1911）年即由義籍包神父參照外國教堂模式修建，1913年正式落成，名為露德聖母堂（參見圖4）。<sup>17</sup> 亦有米幹神父任內新修建者，如位於新鄉城內的後河頭教堂建於1938年（參見圖5）、耿莊教堂建於1939年（參見圖6）；而位於新鄉城外的曲水教堂建於1938年，屬新鄉總堂之分堂，乃大海神父任本堂司鐸時建成；<sup>18</sup> 李臺教堂則建於1940年（參見圖7），該地自1938年開教後，

---

校及醫院名稱的說明可見當時人之文字紀錄：楊啟文撰文（未載時間，曾為明德學校學生）、曲秀珍撰文（1987年9月16日，曾為勝利街街長）、谷榮耀撰文（2007年10月9日，曾為明德學校學生）、劉仁安撰文（2007年10月10日）、王金祖撰文（2011年4月11日，撰文時72歲），中國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天主堂藏。亦可參見方志資料記載：焦作市郊區志編纂委員會，《焦作市郊區志》（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年），頁406；焦作市解放區教育委員會教育志編輯室，《焦作市解放區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頁52-53。

<sup>14</sup> 「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堂碑刻」（2003年12月25日聖誕節立）；楊啟文撰文。

<sup>15</sup> 楊玉珍撰文（2011年4月10日），中國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天主堂藏。

<sup>16</sup> “Prospectus Status Missionis: Praefectura Apostolica-1 Julii, 1940,” No. 6684,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17</sup> 「王村天主堂碑記」（2008年12月25日聖誕節立），又以此天主堂形成之老教友村之情況可見Thomas Megan, “When the Bishop Comes,” *The Little Missionary*, September 1938, p. 100。

<sup>18</sup> 「新鄉總堂曲水分堂建堂紀念碑」（1938年6月1日），見《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頁279。

表1、新鄉傳教區神職人員配置表

教會據點/ 神職人員/ 年度	1936	1940	1941
01.新鄉	米幹神父、大海神父	米幹神父、安貴祿神父、羅詩曼神父 (Fr. Lloyd Peter Rushman, 1905-1956)	米幹神父、吉思德神父 (Fr. Heinrich Christ, 1911-1980)
02.沁陽	楊森神父 (Fr. Joseph Jansen, 1892-1966)、范神父 (Fr. Joseph Fontana, 1907-1958)、科修士 (Br. Dionysius Coneys, 1900-1986)	林慎白神父、雷義華神父 (Fr. Andrew Raha, 1907-?)	林慎白神父、雷義華神父
03.修武	孫士選神父 (Fr. Clemens Shapker, 1907-1964)	韓克禮神父 (Fr. Joseph Henkels, 1901-1997)、宰梯雲神父 (Fr. Friedrich Zeitler, 1908-1992)、范神父	宰梯雲神父、安貴祿神父
04.原武	傅相讓神父 (Fr. Georg Foffel, 1898-1992)	甘維璽神父、何神父 (Fr. Arthur Haines, 1908-1985)	甘維璽神父、包德曼神父、柯修士
05.獲嘉	甘維璽神父 (Fr. Bernard Kowalski, 1904-1977)	小海神父	小海神父、司文德神父
06.武陟	包德曼神父 (Fr. Theodor Bauman, 1899-1980)	大海神父	大海神父
07.封邱	林慎白神父 (Fr. Fritz Linzenbach, 1904-1981)、小海神父	范神父、萬德華神父 (Fr. Edward Wojniak, 1909-1983)、希祿迪神父 (Fr. Ruediger Held, 1912-?)	康建德神父 (Fr. Siegfried von Kaler, 1912-?)、范神父
08.陽武		孫士選神父、司文德神父 (Fr. Joseph Stier, 1911-1979)	
09.溫縣		包德曼神父	萬德華神父
10.博愛		傅相讓神父	傅相讓神父

資料來源：Joseph Henkels, *My China Memoirs, 1928-1951*, pp. 75, 94-95, 9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6, 1940,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表2、新鄉傳教區各縣天主堂設置表

行政區	教堂地點（設置年份）
01.新鄉	七里營（光緒25年，1899）、南高村（1917） <sup>19</sup> 、西大街（1937） <sup>20</sup> 、新開街（乃主教座堂，1938）、後河頭（1938）、曲水（1938）、耿莊（1939）、李臺（1940）
02.沁陽	縣城（1934）
03.修武	縣城（光緒27年，1901） <sup>21</sup> 、待王、焦作
04.原武	王村（1913）
05.獲嘉	中和、王官營、西碑
06.武陟	北大段（1939）、喬廟（1941）、小馬營、木栾店、程伊
07.封邱	縣城、牽馬臺
08.陽武	縣城、西河角延州、八里莊、劉庵
09.溫縣	西關、縣城、西宋莊、徐堡

資料來源：劉志慶、尚海麗編，《河南天主教資料輯注》，頁387、393-395、424-430；馮廣斌，〈天主教在新鄉縣活動的歷史〉，《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頁131。資料中若干教堂之興建時間有誤已作修正。

初期聚會常依附曲水或暫租民宅，兩年後乃有所屬教堂。<sup>22</sup> 綜觀這些教堂外貌，可知義籍傳教士興建之教堂為傳統哥德式建築，規模宏偉，而聖言會士新建之教堂偏向羅馬式，外觀較為樸實。事實上，米幹神父為使天主教信仰本地化，更於1941年在武陟喬廟興建具中國風格之教堂（參見圖8），<sup>23</sup> 該教堂與同樣位於武陟的小馬營教堂（參見圖9），有著截然不同的外觀呈現。

<sup>19</sup> 南高村教堂早於1917年由義籍費林清神父設立，然1936年米幹神父拆除舊房予以改建。

<sup>20</sup> 西大街教堂於1944年改為輔豫中學男生部用地後，該堂教徒之宗教活動遷至新開街教堂進行。

<sup>21</sup> 清光緒27（1901）年，有義籍白玉華神父（Fr. Gerardo Brambilla, PIME）至修武城內北大街路東建教堂。

<sup>22</sup> 「李臺建築比約聖堂紀念碑」（1940年5月5日比約瞻禮立）。

<sup>23</sup> Thomas Megan, "A New Church for Chiao-miao," p. 135. 事實上，喬廟的中式教堂是個新嘗試，日後更期望發展教堂的中式繪畫、音樂、儀式等內容；見"News from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40, p. 231; Thomas Megan, "Optimists by Choic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41, p. 171.



圖4：原陽王村教堂（作者攝於2017年7月18日）



圖5：新鄉後河頭教堂（作者攝於2017年7月17日）



圖6、新鄉耿莊教堂（作者攝於2017年7月17日）



圖7、新鄉李臺教堂（作者攝於2017年7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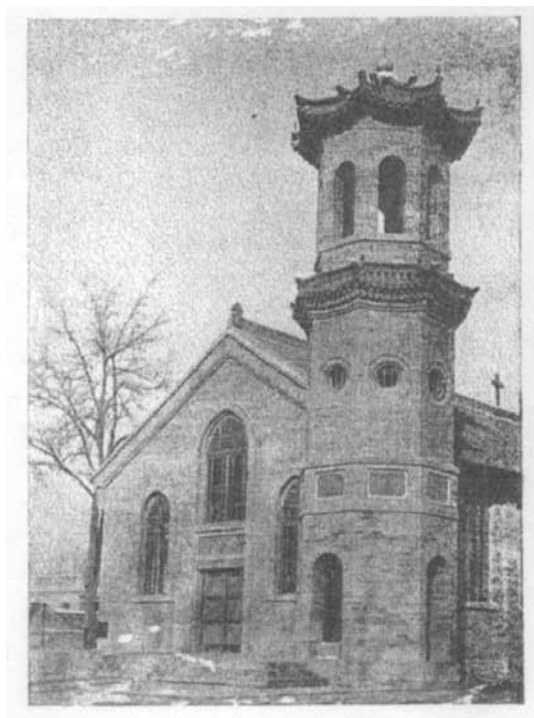


圖8、武陟喬廟教堂

資料來源：Thomas Megan, "A New Church for Chiaomiao,"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42, p. 135.



圖9、武陟小馬營教堂（作者攝於2017年7月26日）



有關教會創辦的學校教育場所可分3類型：即一、培育神職人員、修女或貞女；二、培育投入教會事業的俗人，包括傳教員、教師、護理人員等；三、為接受天主教信仰者成立的道理班、祈禱學校等。其中，位於新鄉城內西大街天主堂的多默女子保守學校即為第一類型學校之代表，該女子學校乃米幹神父任新鄉監牧後的首個學校，校名來自其聖名，專門培育本地修女、貞女。據曾在該校就讀的兩位修女劉貞邦、王秀琴回憶：

招收的學生必須是天主教徒，未婚的女子才有入學資格，1936年招收10餘名，1938年該校學生有七八十人。……該校除了學習中學的語文、數學、英語、地理、歷史等文化課外，主要學習新經、古經、要理大全、宗教史等宗教知識。……強調靜心修養，不許接觸外人和對外通信，出入則必須二人以上同行。教學費用由教會撥給，學生生活費用由家長供給。畢業後合格者為修女，終身獻身於教會，分配到新鄉教區所轄各堂口，作傳教工作。

上述兩位修女均為原武人，曾分別入王村天主教小學、領洗學校，受教於貞女李世蘭，1938年隨老師到新鄉城內入多默女子保守學校，當時校長是美籍的羅詩曼神父。1942年後，政治情勢轉變，新鄉傳教區各堂口及學校均改由德、奧籍神職人員負責，女子學校校長亦換成德籍的吉思德神父；又1944年學校因戰爭破壞，先後遷往獲嘉中和、修武縣城教堂，至1945年即停辦。<sup>24</sup>

而為培育投入教會事業人才的各式俗人學校如傳教員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護士學校，及為接受天主教信仰者而成立的道理班、祈禱學校等，亦於米幹神父就職後不到1年即已展開，如1937年修武已有專門培育婦女及孩子的傳教員學校，並規劃當年秋在新鄉亦開始此種學校，至1938年則開辦男傳教員學校；<sup>25</sup> 培育信仰者的道理班亦持續推動，惟1938年2月日軍占領新鄉後，道理班的進行即面臨若干阻礙。<sup>26</sup> 事實上，因戰爭破壞及影響，諸多規劃之教育工作實難全面

---

<sup>24</sup> 劉貞邦生於1923年、王秀琴生於1919年，兩人回憶資料形成於1999年12月14日，見劉貞邦、王秀琴口述、馮成勛整理，〈兩位天主教修女的回憶〉，《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頁126-127。

<sup>25</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sup>26</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8, SVD Generalate

而徹底地推行，僅能勉強維持現有成果，因此，需要更多資源及條件配合的完整小學校（含初小、高小兩部分）、完整中學校（含初中、高中兩部分）及護士學校之開辦，均待二戰後期或戰爭結束後乃能真正展開，如新鄉於1944年成立輔豫中學、1946年成立輔豫中學附屬小學（1947年正式更名為輔豫小學），及1947年成立的新鄉史上第一所培育護理人員之專門學校——輔醫高級護士學校，該校實為配合1946年成立的新鄉公教醫院之護理人員需求而開辦的。<sup>27</sup> 惟即便如此，新鄉傳教區於成立的前5年，在屬基礎教育設施的道理班、祈禱學校及小學校方面，仍有相當成果，茲將相關數據表列如下（參見表3）。

表3、新鄉傳教區基礎教育設施統計表

項目/年度 （年份）/數 量（所/總人 次、平均）	第一年度 1936-1937	第二年度 1937-1938	第三年度 1938-1939	第四年度 1939-1940	第五年度 1940-1941	總計 平均
道理班	20/800 40	14/795 56.8	12/1,075 89.6	23/2,431 105.7	25/2,020 80.8	94/7,121 75.8
祈禱學校	80/1,103 13.8	76/1,076 14.2	76/1,175 15.5	94/1,632 17.4	93/1,497 16.1	419/6,483 15.5
小學校	15/679 45.3	12/594 49.5	14/300 21.4	59/1,838 31.2	60/1,991 33.2	160/5,402 33.8

資料來源：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79。

從表中數字可知，5年來新鄉傳教區無論是培育信仰者的道理班、祈禱學校，或培育投入教會工作者的俗人小學校均有成長，雖然其成長過程並非持續平穩，惟整體發展趨勢是往上增加的。

至於教會負責的社會救助事業，最早即是設在沁陽的聖心診所（Sacred Heart Dispensary），由米幹神父邀請聖神婢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簡稱SSpS）4個修女協助經營，惟診所起初不受關注，開業

Archives, Rome, Italy.

<sup>27</sup> 相關內容及說明參見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91-95。

半年，僅偶有最貧困者登門求助，但神父與修女們不放棄希望，接著又開辦孤兒院。後來，因中國對日全面抗戰，沁陽北部遭日軍侵入，小民百姓無以為生，群眾只能依靠教會為庇護所，於是人們開始接觸教會，並逐漸對教會產生信心。<sup>28</sup>據當時負責聖心診所的德籍孫炳善修女（Sr. Josephine Riesselmann Spousata, 1897-1977）言，日軍占領該地不久，診所就來了第一批的難民與傷者，救助工作往往令醫護人員忙到晚上12點，但「我們必須幫助那些可憐的人——他們面對著生命的危險」。<sup>29</sup>

其後，來自美國的聖方濟服務醫療會（Hospital Sisters of St. Francis）之醫療專業修女4人，亦加入傳教區中的醫療工作，另外在新鄉及原陽王村負責兩個診所，<sup>30</sup>令傳教區內醫療診所數量擴增為3個，可對需要者提供更適當之服務。據統計資料可知，新鄉傳教區前3年（1936-1939）由1個診所負責的醫療照護人次分別為31,317、28,131、36,214，而第四年（1939）開始，加入另外兩個診所後的醫療照護人次成長到42,827，第五年（1940）更增至47,742，<sup>31</sup>可見傳教區醫療服務數量之增長。

事實上，這些數字僅能提供參考，難以真正顯示當時在傳教區內確切之照護情形，因無論戰亂或承平，不管是否在醫療診所或孤兒院內，天主教會在傳教區各地之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救助工作從未中斷，如米幹神父早於信陽傳教區服務期間，即曾與王金鏡神父（Fr. Clifford King, 1888-1969）合力救助在教堂外被凍

---

<sup>28</sup> Thomas Megan, "The Sisters Changed the Town,"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November 1947, pp. 418-419. 又最早來沁陽診所的修女之一為Sr. Sponsata（即孫炳善修女），見Thomas Megan, "Honan in War-Tim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December 1938, p. 447.

<sup>29</sup> Assunta Volpert, *Ein Rebenhang im wahrea Weinberg*, Steyl 1951, pp. 227-229, 引自雷立柏（Leopold Leeb）編譯，《聖神會在華1905-1955年》（未載出版項），頁43。

<sup>30</sup> "To 'Paradise' and Back,"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40, pp. 127-128; Thomas Megan, "Sinsiang Steps Forward!"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40, p. 207. 又來自聖方濟服務醫療會的4個修女分別為Sr. Clementia、Sr. Agnes、Sr. Albertine及Sr. Engleberta. 此外，兩個診所分別為接管在新鄉的王大夫醫院（Dr. Wang's Hospital）及在原武王村的永援聖母診所（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Dispensary）。

<sup>31</sup> 相關數據資料與說明參見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79-80。

到幾近死去者，<sup>32</sup> 而在新鄉傳教區內工作更不時面對嬰孩被販售或棄置教堂外等待救援之事，<sup>33</sup> 這些均屬不列入記錄之服務成果。同時，3個診所外之其他教堂進行之各式醫療照護行為亦不載入統計數字，也無法獲知實際狀況。<sup>34</sup>

### 叁、人力資源

最早在新鄉傳教區工作的聖言會士是1933年9月抵達的美籍大海神父與德籍林慎白神父兩人，當時該地仍屬米蘭外方傳教會林棟臣神父（Fr. Martino Chiolino, 1877-1948）負責的衛輝傳教區，<sup>35</sup> 至1933年底止，該區又先後有3名美籍聖言會士，即包德曼神父、甘維璽神父及傅相讓神父到達，<sup>36</sup> 而米幹神父則於次年（1934）的中國舊曆新年期間來到新鄉傳教區，與已在當地的5名神父共同進行為期8天的靈修活動（參見圖10）。

1936年7月，新鄉傳教區正式從衛輝傳教區分出，原屬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義籍傳教士全部撤離，米幹神父於9月被祝聖為監牧後即全力展開各式工作。為有效進行傳教工作，米幹神父不斷寫信給羅馬總會長Fr. Joseph Grendel（1878-1951），希望有更多的人力投入這個新的樂園（Paradise）中，如其任職僅4個

---

<sup>32</sup> Thomas Megan, "In the Nick of Time," *Our Missions*, July 1927, pp. 151-152; Thomas Megan, "Just in Time," *Our Missions*, July-August 1929, p. 163.

<sup>33</sup> 米幹神父曾數次撰文提及中國嬰孩被販售或棄養情形，參見：Thomas Megan, "Pagan Babies," *The Little Missionary*, December 1937, p. 81; Thomas Megan, "Heathens Baby," *The Little Missionary*, June 1938, p. 220; Thomas Megan, "I Rescue an Infant," *The Little Missionary*, January 1940, p. 105.

<sup>34</sup> 如據訪查資料可知：屬修武的焦作教堂會提供貧困者免費就學、醫療照護等服務；見谷榮耀撰文（2011年4月1日，曾為明德學校學生）、張英撰文（2011年4月1日，曾為明德學校學生），中國河南焦作大若瑟天主堂藏。

<sup>35</sup> "Bericht der Sinsiang-Mission für das Jubiläumsbuch 1950," p. 1,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36</sup> 第一批到新鄉傳教區工作的5名聖言會士，其時間依序為：1933年9月大海神父與林慎白神父來自信陽，接著是也從信陽來的包德曼神父與來自北京的甘維璽神父，最後是來自信陽明港的傅相讓神父於1933年12月加入；即除甘維璽神父外，其餘4名聖言會士均來自河南南部的信陽傳教區。見Fr. Joseph Henkels, *My China Memoris, 1928-1951*, p. 73.



圖10、1934年米幹神父初訪新鄉與已在當地的5位聖言會士合影

說明：前排左起，包德曼神父、米幹神父、大海神父，後排左起，甘維璽神父、傅相讓神父、林慎白神父。

資料來源：吳伯，《華夏遺蹤：聖言會甘肅、河南福傳史（1922-1953）》（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6年），頁276。

月，便在1937年1月的信中言：

目前，我們嚴重地欠缺人手，而這裡的神父真是做了英雄的事，他們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但每個人都工作得很快樂並竭盡其力。我們深切期望在秋天時，可以有來自泰克尼（Techny）的三個或四個人派到此地，……，當高懷慈神父在這兒時，我也要求他至少派三至四個人到這兒來，若不如此，我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工作。……，如果泰克尼可以在今年秋天派來三或四個美籍神父到河南，我們就可以迎頭趕上我們目前已進行的工作。……除神父外，我們還需要一個經過特別訓練的修士。在中國的修士需要負責交易及其他困難事項，而我們確實需要一個修士來處理書籍及辦公室事務。<sup>37</sup>

<sup>37</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信中提到的高懷慈神父（Fr. Franz Kowaczek, 1901-1980）當時服務於河南南部的信陽傳教區，亦擔任聖言會河南區會長，<sup>38</sup> 參與河南聖言會士各項工作；由此可知，米幹神父不僅向聖言會總會長要求派遣從美國來的新會士到新鄉傳教區工作，亦期望聖言會河南區會長調派已在中國服務、具實務經驗之聖言會士轉至新鄉傳教區服務。

尤其，1938年2月日軍正式進占新鄉城後，為協助更多需要救助之平民百姓，及應付日軍之挑釁行為，教會工作的進行愈為艱辛困難，米幹神父亦在信中要求總會提供更多人力資源，且最好美籍與歐洲籍（主要是德籍）神職人員各半，以便互相調度支援，並表示「在新鄉傳教區沒有國籍問題，我們都是生活在如兄弟般和諧氣氛中的德國人及美國人，彼此互相協助」，<sup>39</sup> 且德籍神父在被日軍占領的傳教區內確實可協助應付與日軍相關之各項事務；<sup>40</sup> 因此，米幹神父曾表示：要「感謝天主及我們修會的國際性」，讓不同國籍的傳教士能合力維持傳教工作的進行，並保住被日人掌控下的新鄉傳教區之教會財產。<sup>41</sup>

事實上，由於戰亂影響，聖言會原本預定派往甘肅等較偏中國西部地區服務的傳教士們，後來多人停留在河南新鄉傳教區工作，難以再往西前進，致新鄉傳教區神職人員之國籍人數比例發生極大變化，即不再如其初成立般實以美籍神職人員為大宗，而成為以歐洲籍神父，特別是德籍神父為主流，此種情形直到二戰結束後，乃至內戰時期都未能再改變。茲將曾在新鄉傳教區工作之聖言會士個人資料表列如下以為說明（參見表4）。

從表4可知，自1933年聖言會士初至新鄉傳教區工作開始，至1938年日軍進占新鄉為止，不到5年時間內，曾在新鄉傳教區工作之傳教士共有20名，其中，僅5人為歐洲籍，包括4個德籍及1個捷克籍，即美籍傳教士比例高達75%；然

---

<sup>3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pril 17, 1935,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39</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9,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40</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6, 1940,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41</sup> Thomas Megan, “Profit and Loss: On the Books of a War-Torn China Mission,”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44, p. 134.

表4、新鄉傳教區聖言會士名錄

序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國籍	生卒年份	到中國（地點） /新鄉年份
01	海義廉神父（大海神父） Fr. Peter Heier	美	1895-1982	1926（河南信陽）/1933
02	林慎白神父（林升博神父） Fr. Fritz Linzenbach	德	1904-1981	1931（河南信陽）/1933
03	包德曼神父 Fr. Theodor Bauman	美	1899-1980	1925（河南信陽）/1933
04	甘維璽神父（柯神父） Fr. Bernard Kowalski	美	1904-1977	1932（北京）/1933
05	傅相讓神父（伏神父） Fr. Georg Foffel	美	1898-1992	1929（河南信陽）/1933
06	楊森神父（楊傑神父） Fr. Joseph Jansen	美	1892-1966	1924（河南信陽）/1934
07	孫士選神父（沙神父） Fr. Clemens Shapker	美	1907-1964	1933（河南信陽）/1934
08	范神父（伏神父） Fr. Joseph Fontana	美	1907-1958	1935（河南新鄉）/1935
09	海義節神父（小海神父） Fr. Franz Heier	美	1906-1991	1935（河南新鄉）/1935
10	科修士 Br. Dionysius（Denis）Coneys	美	1900-1986	1935（河南新鄉）/1935
11	米幹神父 Fr. Thomas Megan	美	1899-1951	1926（河南信陽）/1936
12	雷義華神父（羅神父） Fr. Andrew Raha	美	1907-?	1936（?）/1936
13	韓克禮神父 Fr. Joseph Henkels	美	1901-1997	1928（河南信陽）/1936
14	宰梯雲神父 Fr. Friedrich Zeitler	德	1908-1992	1936（山東）/1937
15	安貴祿神父（艾神父） Fr. Max Exner	捷克	1906-1980	1936（山東）/1937
16	羅詩曼神父 Fr. Lloyd Peter Rushman	美	1905-1956	1933（北京）/1937
17	侯修士 Br. Thimo Ludwig Holzer	德	1895-1978	1924（河南信陽）/1937
18	雷修士 Br. Symmachus Rennert	德	1909-1945	1937（山東）/1938
19	萬德華神父 Fr. Edward Wojniak	美	1909-1983	1937（山東）/1938
20	何神父 Fr. Arthur Haines	美	1908-1985	1937（山東）/1938
21	司文德神父 Fr. Joseph Stier	美	1911-1979	1938（山東）/1940
22	康建德神父 Fr. Siegfried von Kaler	奧	1912-?	1938（山東）/1940
23	謝迪我神父 Fr. Johann Rüthers	德	1912-2000	1939（河南信陽）/1940

24	蕭重道神父 Fr. Richard Haas	德	1911-1949	1939（山東）/1940
25	吉思德神父 Fr. Heinrich Christ	德	1911-1980	1940（山東）/1940
26	希祿迪神父 Fr. Ruediger Held	奧	1912-?	1940（北京）/1940
27	姚啟明神父（任神父） Fr. Jakob Jakobs	德	1909-1973	1938（山東）/1941
28	扈伯爾神父 Fr. Franz Huber	奧	1912-1994	1939（山東）/1941
29	文直芳神父（衛神父） Fr. Ludwig Woltering	德	1911-1988	1939（山東）/1941
30	艾神父 Fr. Lawrence Archey	美	1910-1988	1940（北京）/1941
31	柏神父 Fr. Bernhard Polefka	波蘭	1910-1942	1940（山東）/1941
32	舒德神父 Fr. Johann Schütte	德	1913-1971	1940（山東）/1941
33	德神父（特神父） Fr. Peter Theodor	德	1911-?	1941（山東）/1941
34	葛神父 Fr. Wilhelm Georgi	德	1913-?	1941（山東）/1941
35	魏神父 Fr. Dominik Wittwer	波蘭	1898-1980	1928（河南信陽）/1942
36	包類思神父 Fr. Alois Baumeister	德	1910-1986	1937（山東）/1945
37	司學藻神父 Fr. Nikolaus Schmaderer	捷克	1901-1997	1928（山東）/1946
38	福光洽修士 Br. Flodobertus A. Mrugalla	波蘭	1892-1967	1929（山東）/1946
39	楊善策神父 Fr. Gustav Blank	德	1910-1987	1939（山東）/1946
40	邢范濟神父 Fr. Franz Eichinger	德	1910-1992	1940（山東）/1946
41	博孝思神父（柏神父） Fr. Adalbert Pochowski	德	1907-1955	1935（山東）/1948
42	馬義臨修士 Br. Malachias Heinrich Meyer	德	1891-1968	1921（山東）/1950

- 資料來源：1. 時人回憶錄與著作：Joseph Henkels, *My China Memoris, 1928-1951*, pp. 73-78, 83; Edward J. Wojniak, *Atomic Apostle: Thomas M. Megan, S.V.D.* (Techny, Illinois: Divine Word Publication, 1957), pp. 93-96.
2. 米幹神父寫給聖言會羅馬總會長信件：“Letter from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Letter from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rch 3,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17, 1940,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3. 後人編寫著作：Leopold Leeb ed., *Biographies of SVDs in China, 1879-1955* (undated, ad usum internum tantum), pp. 4, 8, 14, 24, 26, 34, 37, 39, 40, 45, 52-53, 56-57, 64, 66, 71, 73, 82, 88, 91-92, 93, 95, 103, 105-106, 109, 110, 112-113, 119, 121, 125, 129, 141-144; Johannes Fleckner, “China’s Unsung Heros,” *The Word in the World 1990-1991*, pp. 43, 47; 龐紀淑貞記述，《扈伯爾神父生平小史》（未載出版社，1991年），頁1；劉志慶、尚海麗編，《河南天主教資料輯注》，頁395-397、417。



1940年以後至1950年為止，約11年內，再陸續至新鄉傳教區服務之22名傳教士，僅2人為美籍（且均在1941年以前到達新鄉傳教區內，因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籍神職人員仍留在新鄉傳教區者即遭逮捕而關進集中營裡），其餘20個均屬歐洲籍，其中，德籍13人、奧籍3人、波蘭籍3人、捷克籍1人，即美籍傳教士僅占9%，德籍傳教士比例則從以往的20%，上升到59%。

此種變化固然導因抗戰、二戰及內戰因素無法避免，然對傳教區最初經營出的「新鄉樂園（Paradise of Sinsiang）」團隊氛圍而言，或許仍不免有若干影響。因新鄉傳教區的美籍神父均孕育自聖言會美國省會位於伊利諾（Illinois）州芝加哥的泰克尼神學院，與米幹神父乃前後期的學長、學弟關係，同一學習背景出身的結果是，彼此工作時默契十足且合作愉快；米幹神父自己即於1937年寫信對羅馬總會長表示：在新鄉樂園工作的夥伴們，大部分是他在學生時代就認識的朋友，因此很了解這些成員，「他們是優秀的、快樂的、虔誠的人，且在傳教站內工作勤奮」，所以，「我非常滿意目前在這兒的神父們，也希望他們能滿意我」。<sup>42</sup>

又據1938年到達新鄉傳教區服務的美籍萬德華神父曾形容當時他所見到、由米幹神父領導的15人工作團隊，包括10個美籍（含9個神父及1個修士）、4個德籍（含2個神父及2個修士）、1個捷克籍神父之整體情形，萬德華神父描述這15人各有專長，乃米幹神父不可缺少的工作伙伴，各自被賦予不同性質之工作，且彼此間交情好到每人均各有簡稱、暱稱或綽號，如與米幹神父同年或較年長的4名美籍神父，分別為：1. 來自北達克（North Dakota）州的大海神父（被稱為「Hap」），是對米幹神父最具影響力的人，其個性安靜、屬幕後工作者，擅於規劃說明，與擅長行動及實踐的米幹神父可互相配合；2. 來自伊利諾州的楊森神父（被稱為「Shorty」），他身高達6呎4吋（約193公分），總是讓人仰望，但他大概是傳教站裡最被人喜愛的一個，大家都視他為和善、仁慈及耐性的代表，而他也被米幹神父選為個人的聽告解者及重要的建議者；3. 來自俄亥俄（Ohio）州的包德曼神父（被稱為「Teddy」），身體強壯得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伐木者、木匠、電器技師及油漆匠，對新鄉樂園中的建築、修理及裝飾方面貢獻心

---

<sup>42</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力；4. 來自愛荷華（Iowa）州的傅相讓神父（被稱為「Foff」），他曾通過中國本地考試，有資格為人看病，也被人們視為「醫生」，他自己建立一個機動診所在鄉村巡迴醫病，該診所有完整牙科醫療設備，甚至附腳動鑽孔機，他同時也是一個聰明的議價者，能夠應付中國商人，即使是米幹神父都說，「在傅神父面前我甘拜下風，他是聰明的！」

至於較米幹神父年輕的5名美籍神父，即1. 來自愛荷華州的韓克禮神父（被稱為「Joe」），他曾在北京輔仁大學任代理校務長職，<sup>43</sup> 乃新鄉樂園的機械師，能利用舊盒子製成短波收音機，負責傳教站的音樂、新聞報導及遠距廣播事項，米幹神父稱他為「老好人」，因為他從不拒絕給別人好處；2. 來自威斯康辛（Wisconsin）州的羅詩曼神父（被稱為「Rush」），曾在北京輔仁大學教書，特色是聰明、自我犧牲且與人合作，得到米幹神父的敬重，他本來習慣學校生活，但發現新鄉樂園中有非常粗糙的事，有時必須如中國人所說的「吃土」，他也絕不抱怨，每天作他該作的事；3. 小海神父（被稱為「Bucks」），是大海神父的弟弟，由於他的興趣在機械方面，曾為米幹神父開辦幾個診所，和韓克禮神父一樣是機械師，可以在幾小時內將機車分解、清洗乾淨、修復，再組合回去，令人佩服；而來自伊利諾州的甘維璽神父（被稱為「Benny」）及范神父（被稱為「Fanny」），兩人均為米幹神父絕佳的經費籌措者。

另有3名歐洲籍神父，即德籍的林慎白神父（被稱為「Lin」）、宰梯雲神父（被稱為「Fritz」），與捷克籍的安貴祿神父（被稱為「Max」），3人均為新鄉樂園的重要成員，如米幹神父因林慎白神父之專業能力而賦予他擔任製圖者、總承包人及建築者等重要工作；並誇讚林慎白神父英語能力很好，與美籍神父相處融洽。<sup>44</sup> 此外，3名修士在新鄉樂園裡也扮演一定角色，其中，經由兩名德籍修士（侯修士、雷修士）的努力監工，新鄉樂園的3座教堂及15個聖堂得以在短短3年內順利完成；而美籍的科修士來自伊利諾州，被米幹神父賦予秘書及辦公室經理工作，也被米幹神父認為是一個有效率的「Din（嘮嘮叨叨者）」，其

<sup>43</sup> 北京輔仁大學設有校務長一職，該職並非校長亦非教務長，乃專門負責學校經費的修會代表，由外國神職人員擔任；見柯博識（Jac Kuepers）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新莊：輔大出版社，2007年），頁297。

<sup>44</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實他們有許多相似處，如兩人都是愛爾蘭裔、被人譏笑是紅髮山羊，且理著平頭。<sup>45</sup>

從萬德華神父詳細地記載中，實可清楚觀察出新鄉傳教區之和諧工作氛圍，而此或許就是該傳教區成立後不久即發展迅速，且參與其中者始終難以忘懷此段「新鄉樂園」福傳經歷的重要原因之一。<sup>46</sup>

除向聖言會總會請求調派神父、修士投入新鄉傳教區工作外，米幹神父還親自協調不同女修會到其傳教區來共同推動學校教育、診所醫療等事項。由於聖神婢女傳教會與聖言會均屬楊生神父（Fr. Arnold Janssen, 1837-1909）創立之修會，<sup>47</sup> 因此，最早與米幹神父合作的女修會就是聖神婢女傳教會。當時，聖神婢女傳教會有4人在沁陽負責診所事務，是新鄉傳教區最早投入醫療工作者，然聖神婢女傳教會自光緒31（1905）年至中國福傳，其主要服務重心在山東，能夠在河南貢獻心力的人手頗為有限，且河南又分南部信陽與北部新鄉兩傳教區，後來在沁陽的4個修女中有1人必須轉至信陽傳教區工作，<sup>48</sup> 致傳教區內的醫療照護無法配合預定進度。為確實掌握相關工作之進行，米幹神父只能多方聯絡不同的女修會，派更多人手到新鄉傳教區各傳教站協助傳教事業；當時，米幹神父主要求助於兩個美國女修會，即主顧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Providence）與聖方濟安貧小姊妹會（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of St. Francis），前者致力協助學校工作，後者則負責醫療事務；<sup>49</sup> 也希望請到國籍女修會聖家獻女傳教會（Oblates of the Holy Family，簡稱OHF、聖家會）修女之加入工作；<sup>50</sup> 而後來

<sup>45</sup> Edward J. Wojniak, *Atomic Apostle: Thomas Megan, S.V.D.*, pp. 93-97.

<sup>46</sup> 不論是萬德華神父或韓克理神父在數十年後回首自己的福傳經歷時，最難以忘懷的，仍是那段在「新鄉樂園」中的刻骨銘心歲月；參見：萬德華，〈我在河南傳教的經驗〉，收入《聖言會來華傳教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882-1982）》（新莊：輔仁大學聖言會，1982年），頁49-51；Joseph Henkels, *My China Memoirs, 1928-1951*, pp. vi, 73-103.

<sup>47</sup> 楊生神父於1875年在荷蘭Styel村（當時屬德國境內）創立男修會聖言會，1889年創立女修會聖神婢女傳教會。

<sup>4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sup>49</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November 8, 1937,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50</sup> 當時聖家獻女傳教會在河南已建立出一間訓練國籍婦女及啟發其聖召之女修院和學校，並可與聖言會的神父們合作；見Dominik Wittwer, “Catholic Women: China’s Hope,” *The*

經由聖言會羅馬總會長的居間聯繫，願意加入新鄉傳教區新設立之醫療診所工作者，乃母院在美國伊利諾州春田（Springfield）市的聖方濟服務醫療會之醫療專業修女。<sup>51</sup> 至於與各個女修會之實際合作模式：往往是男修會提供土地與房子，而學校、診所或醫院財政則歸女修會自理；當然，神父也要為修女們提供信仰服務。<sup>52</sup>

## 肆、經費供給

據目前所能掌握的檔案資料所載新鄉傳教區前三年度（1936-1939）及第五年度（1940-1941）收支情形如表5。

由表5可知，新鄉傳教區在收入方面主要有3個來源，即美國省會彌撒津貼、羅馬教廷補助及歐美教徒奉獻；其中，以歐美教徒，尤其是美國教徒奉獻比例占大多數，此實因新鄉傳教區係以美籍傳教士為主，且美籍傳教士為建設「新鄉樂園」之各項設施，亦往往求助故鄉親友之經費支助；米幹神父於新鄉傳教區成立的次年（1937）撰文提及傳教區首年建設情形時，曾言：

我們已投入不少金錢在工作上，家鄉親友們寄來了他們的捐獻為蓋聖堂、為傳教員、為學校、為窮人、為饑餓及受凍者。我們利用這些錢，每一分錢都用在指定工作項目上。如同任何一個良好組織必備的，在羅馬的傳信部要求我們作年度報告說明我們是如何使用經費的，而我們的年度摘要已寄至當局。這份報告書令所有人滿意，我們將要展開新的一年。<sup>53</sup>

---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37, p. 229.

<sup>51</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4, 1939,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It’s ‘Paradise’ for Sure Now!”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39, p. 170.

<sup>52</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4, 1939.

<sup>53</sup> Thomas Megan, “Progress in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rch 1938, p. 88.

表5、新鄉傳教區收支經費表

項目/年度（年份） /金額（比例）	第一年度 1936-1937	第二年度 1937-1938	第三年度 1938-1939		第五年度 1940-1941
一、收入					
1.美國省會彌撒津貼	10,500.00 (15.49%)	12,620.00 (17.24%)	15,360.00 (13.91%)		2,916.00 (20.06%)
2.羅馬教廷補助	25,425.11 (37.52%)	13,692.79 (18.71%)	19,083.00 (17.28%)		4,714.02 (32.44%)
3.歐美教徒奉獻	31,833.52 (46.98%)	41,870.10 (57.21%)	61,561.72 (55.75%)		4,401.17 (30.29%)
4.其他		5,000.00 (6.83%)	14,410.28 (13.05%)		2,500.00 (17.20%)
總額	67,758.63	73,182.89	110,415.00		14,531.19
二、支出					
1.教務支援	5,958.62 (13.78%)	6,000.00 (9.34%)	9,500.00 (8.76%)		1,800.00 (7.94%)
2.傳教站支援	16,250.53 (37.6%)	23,608.00 (36.78%)	27,300.00 (25.18%)		10,494.00 (46.28%)
3.收購動產、不動產及 建築物	20,289.85 (46.95%)	33,600.00 (52.35%)	700,15.00 (64.58%)		9,800.00 (43.22%)
4.其他	715.00 (1.65%)	975.00 (1.51%)	1,600.00 (1.47%)		577.70 (2.55%)
總額	43,214.00	64,183.00	108,415.00		22,671.70

資料來源：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81-82。原資料有若干錯誤已於本表中修正。

米幹神父亦於1939年末撰文指出：「我們在這裡的許多工作需要家鄉教會朋友的協助，若沒有家鄉親友的持續支助，我們諸多努力將會失敗，而不論是在這裡或家鄉都有充分理由感覺到被鼓舞，因為我們在這裡得到了家鄉親友於道義及財務上的支持」；也因此期許在新的一年（1940），新鄉傳教區的各項工作得以繼續不斷地往前推進。<sup>54</sup> 由此可知，美籍傳教士的故鄉親友對該傳教區各項建設工作的支持與付出。

另據傳教區內教堂落成碑刻之文字記載，亦可見兩者間之關連性，如1938年建成之曲水教堂，本堂司鐸大海神父於落成碑刻上曾言，該堂「乃轉請美國牛伯爾女士，慷慨義囊」完成的，而牛伯爾女士欲以此舉紀念已亡故之父母親（聖名若瑟、巴爾巴拉）。<sup>55</sup> 又1940年落成之李臺教堂，該地全體教友於落成碑刻上明載，該教堂係經由米幹神父而獲「美國比約團員，女士共十四位，款項盡數負擔」，故「聖堂取名比約，意係飲水思源」，並對「募款認捐恩人，祈主賜以永安」。<sup>56</sup>

此外，米幹神父曾於1939年派包德曼神父回美國募款，以籌建武陟喬廟的傳教站，<sup>57</sup> 亦於1940年委請已因病返美休養的楊森神父，在美期間進行非正式的募款工作，以籌措新鄉傳教區之建設經費。<sup>58</sup> 事實上，隨著傳教區內不時發生的天災致庶民百姓難以為生，米幹神父往往必須寫信回美國，尋求家鄉的各種支援，如1937年新鄉傳教區面臨長期大雨造成的饑荒與可能的疫病流行，米幹神父撰文說明原委，便於捐獻者了解詳細狀況：

我請求基金、現金、零錢的協助，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我的教會與我的人羣。坦白說，我們有需求，而我的人羣則迫切需要，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幫助他們與我們自己。大雨已持續一個月沒有中斷，……，由於從天而降的大量雨水，河川開始氾濫，溢出河道並淹沒農村……莊稼被毀

---

<sup>54</sup> Thomas Megan, "Sinsiang Steps Forward!" p. 207.

<sup>55</sup> 「新鄉總堂曲水分堂建堂紀念碑」（1938年6月1日）。

<sup>56</sup> 「李臺建築比約聖堂紀念碑」（1940年5月5日比約瞻禮立）。

<sup>57</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9.

<sup>5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20, 1939;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rch 21, 1940,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了，接連一個多月的下雨，使本來該有好收成的小米、高粱和玉米腐敗而壞掉……我們面臨嚴重的作物歉收問題，而這在中國是一件可怕的事。在美國，作物歉收意指資金將會缺乏，人們必須節約，但對我們而言，作物歉收意味著死亡生活。……為了這些作物歉收的災民，我向各界請求。……持續的雨天及雨水沖刷地基，令人們的房子全毀了，我的人群已完全一無所有，……這是為什麼我必須做這個請求。疾病與瘟疫會隨之而來，中國人是堅強的，但不可避免的是，死水與遭受污染的水塘會引發疾病，……。這是我的請求，為饑餓者、受凍者、生病者、貧窮者、受難者與無家可歸者。……我請求你們在這個需要的時刻幫助我們，支援我們減輕中國人的一些痛苦。「基督的慈愛督促著我們」，我請求同樣的慈愛也督促著你們，幫助新鄉傳教區在面臨災難的時刻。<sup>59</sup>

又因長期戰亂影響，來自羅馬教廷的經費補助也往往會延遲或減少，致新鄉傳教區的各項工作更依賴美國方面的經費協助，如米幹神父曾於1940年12月及1941年7月，兩次寫信告知在羅馬的修會總會長Fr. Joseph Grendel，他無法得到羅馬教廷之補助支援，只能以美國來的經費支付教區工作，<sup>60</sup>而總會長的答覆是，財務困難乃全世界各教區都面臨之問題，教廷傳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已努力克服戰爭中的低匯率問題，且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主教（Bisho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 1876-1958）也協助處理相關問題。<sup>61</sup>

戰爭結束後，新鄉傳教區百廢待舉，經費問題更是困擾米幹神父，他曾致函新任的修會總會長Fr. Aloysius Grosse Kappenberg（1890-1957），說明新鄉傳教區的維持經費只能靠教廷傳信部及自己努力，而教廷提供的經費僅夠傳教區1年支出總額的部分，<sup>62</sup>其餘得由自己想方設法籌措，他已透過3種方式增加傳教區

<sup>59</sup> Thomas Megan, "For Charity's Sak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anuary 1939, pp. 9, 34.

<sup>60</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17,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9, 1941,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61</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 1941,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62</sup> 當時羅馬教廷一年提供新鄉傳教區9,000元經費，此費用究竟占戰後新鄉傳教區總支出比例為何難以得知，僅由米幹神父的兩次書信資料中可知，此費用僅占1947年傳教區總

經費，即開新課程、教徒負擔部分費用及作生意；其中，道理班課程早於二戰前即由學生自己負擔相關費用，<sup>63</sup> 也要求教友要照顧自己的教堂，<sup>64</sup> 然經由作生意方式籌措經費在神職人員中則有不同意見，因此，米幹神父希望修會總會長能提供每月固定經費給傳教區。<sup>65</sup> 惟修會總會長未能正面回應，僅希望能加強教徒對教會的獻儀，<sup>66</sup> 可知米幹神父面對經費問題的苦惱。

其實，自新鄉傳教區正式建立後，前幾年的最大支出是購買土地與建築物作為教會未來發展之據點，而當時新鄉物價頗高，惟購地勢在必行，因此，米幹神父曾於1937年以8,000元購置新鄉土地，又花費9,000元買下沁陽土地，而後者購買之時仍不足2,000元，令米幹神父急著寫信找錢補缺額。<sup>67</sup> 待1938年日軍占領新鄉後，初期經費及補給狀況仍平穩，因教會事先已購置必要物品，<sup>68</sup> 然1939年開始，米幹神父必須與日軍交涉傳教區內4筆土地糾紛，<sup>69</sup> 1940年日軍又侵犯教會財產，<sup>70</sup> 後來雖因美國大使館出面處理，傳教區資產得以大致保住，<sup>71</sup> 然至1941年，傳教區財產又被要求必須經由登記乃可獲得安全保障，<sup>72</sup> 實可見戰亂中

---

支出的四分之一，1948年必須再籌措4,000元才能維持傳教區運作；參見：“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November 21, 194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March 16, 194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63</sup> 有關道理班實施狀況及參與者付擔部分費用的說明，可參見：Joseph Jansen, “The Catechumenate in China,” *Our Missions*, October 1925, pp. 189-190; Clifford King, “The Catechumenate in China,” *The Christian Family*, May 1930, pp. 228-229; Clifford King, “Go! It is Recess,” *The Little Missionary*, October 1943, p. 25.

<sup>64</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9.

<sup>65</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November 21, 1947.

<sup>66</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March 27, 194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67</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sup>6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y 3, 193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69</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19, 1939,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70</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4, 1940,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71</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6, 1940.

<sup>72</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September 29, 1941,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教會資產之受覬覦及不斷遭受侵擾之狀況。

又新鄉傳教區另一大宗開支是對傳教事業之支援，包括各個傳教站的日常支出及神職人員費用。而從米幹神父的書信資料中可知，此經費大部分用於前者，即因各傳教站立有教堂、學校及醫院等設施，固定支出經費是必須及必要的。再加上1937年對日全面抗戰開始，1938年日軍占領新鄉城，米幹神父要求在傳教區內各傳教站設難民營或收容所救助需要幫助者，因此日常開支負擔更重，如楊森神父曾言，他負責的兩個收容所要照顧約230名婦女與兒童，提供他們每天兩碗玉米粥的口糧，然其中一個收容所的糧食只有兩個月存糧，另一個收容所的糧食僅供兩星期之用，<sup>73</sup> 其窘困情形可想而知。

至於神職人員個人，也編有一些經費供需要使用。<sup>74</sup> 其實，當時新鄉傳教區的物質條件頗為有限，傳教士們在廣大傳教區內往來不同地方執行各項教會服務工作，普遍採用的交通工具是騎自行車，<sup>75</sup> 也有騎馬的，<sup>76</sup> 然兩種方式均速度有限、曠日廢時，且體力負荷甚大，連年輕神父也深感旅途辛勞又緩不濟急，<sup>77</sup> 所以米幹神父認為最佳的交通工具應是騎機車，他矚意既耐用又省油的德國小驚奇品牌（D.K.W.），其他神父們也贊同，然整個傳教區只有3輛機車，最後，米幹神父期望能先提供給資深神父使用，等兩、三年後再允諾給新來神父此種性能較

---

<sup>73</sup> “News from ‘Paradise,’” p. 231.

<sup>74</sup> 從米幹神父書信資料中可知大部分經費用於傳教站的日常支出，然神父也有個人經費，此個人經費在1938年是每人200元；見“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October 3, 1938,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sup>75</sup> Thomas Megan, “Traveling In China,” *The Little Missionary*, September 1934, p. 18.

<sup>76</sup> 如米幹神父從信陽時期即經常騎著他的「Old Ruski」，此乃一匹具俄羅斯血統的馬；見Thomas Megan,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38, p. 151.

<sup>77</sup> 萬德華神父於1938年（時年29歲）到達新鄉傳教區服務，他曾回憶當年在傳教區內行旅工作之深刻印象之一，即是沿路騎自行車及因時間有限必須暫宿外地之情況；其言：「我們只能騎腳踏車出去傳教，頂著強風，路旁的荊棘刺得我們滿腳是傷。我們常在牛棚裏過夜，跟豬、牛睡在一起。」見萬德華，〈我在河南傳教的經驗〉，頁50。米幹神父亦曾撰文提及，在中國農村裡有一種蔓藤植物，其荊棘足以刺破自行車輪胎，而荊棘遍布任何地方，當然也生長在道路上，此乃「自行車騎士在中國遇見禍患之來源」，見Thomas Megan, “Traveling In China,” p. 18.

佳之傳教工具配備，<sup>78</sup> 由此可知傳教區內各項經費確實供給困難、籌措不易。

## 五、結語

1933年9月，河南南部信陽傳教區監牧法來維神父（Fr. Georg Fröwis, 1865-1934）派大海神父與林慎白神父兩人到河南北部協助衛輝代牧林棟臣神父在新鄉地區工作時，曾對他們說：這塊地方就是「美國的樂園」（American Paradise）。<sup>79</sup> 1936年7月，教廷正式任命時年37歲、在中國已有10年福傳經歷的美籍米幹神父為新鄉傳教區首任監牧時，美籍聖言會士們聞訊開心不已；<sup>80</sup> 當時，第一位至中國福傳的美籍聖言會士王金鏡神父為了參加當年9月在河南沁陽舉行的祝聖典禮，<sup>81</sup> 他從山東先騎自行車100英哩乃能順利搭上火車到達會場，<sup>82</sup> 見證美籍聖言會士榮耀的歷史時刻。此後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為止，新鄉傳教區不論是在人力資源或經費供給均主要來自美國方面的大力支援，亦努力建立美國的「新鄉樂園」。<sup>83</sup>

然米幹神父就任後次年（1937）中國開始對日全面抗戰，再隔一年（1938）新鄉傳教區又被日軍占領，美日兩國在戰爭中的對立態勢，令以美籍神父為主力的新鄉傳教區之教會事業實須面臨諸多挑戰。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

---

<sup>78</sup>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26, 1938.

<sup>79</sup> A Parader, “The Shepherd of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November 1936, pp. 433-434.

<sup>80</sup> Fritz Bornemann and others, *A History of Our Society* (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 1981), p. 291; 吳伯，《華夏遺蹤：聖言會甘肅、河南福傳史（1922-1953）》（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6年），頁60。

<sup>81</sup> 最早派到中國福傳的美籍聖言會士是王金鏡神父與柯神父（Fr. Robert Clark, 1895-1923），兩人於1920年到達山東，並於當年10月同在兗州晉鐸，1923年3月又一起被調到河南信陽，協助法來維神父在河南南部開拓聖言會新的傳教區工作，然柯神父因病於當年7月亡故；見吳伯，《華夏遺蹤：聖言會甘肅、河南福傳史（1922-1953）》，頁45-46。

<sup>82</sup> Joseph Fontana, “‘Paradise’ Welcome Its First Prefect Apostolic,”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February 1937, p. 53.

<sup>83</sup> 當時在美國聖言會的刊物或出版品上只要提及中國的「Paradise」，就是專指河南新鄉傳教區而言。

國正式參戰，更令新鄉傳教區的美籍神職人員難以留在當地繼續傳教事業，10餘名美籍神職人員被關進集中營內，米幹神父則逃離其傳教區，待戰爭結束後重返「新鄉樂園」時已是滿目瘡痍，然米幹神父並未放棄，仍想方設法地重建樂園。

惟二戰後緊接著是內戰，國共對峙的內戰氛圍，令美籍背景的米幹神父與紅軍，不論是在宗教理念或敵我關係上實難和平共存，且長期被戰火破壞的新鄉傳教區，在戰後的財政狀況亦早已入不敷出地面臨破產危機；為徹底解決相關問題，米幹神父於中國服務近22年（1926-1948）後，首度親自返回美國籌措經費，然此後未再有機會回到新鄉傳教區，最終於1951年病逝美國，葬於聖言會美國南方省會墓園中（參見圖11），享年52歲。



圖11、米幹神父墓碑

資料來源：天主教聖言會美國南方省會提供（2016年8月）

米幹神父擔任新鄉傳教區監牧不到12年時間裡，真正停留在傳教區內時間約8年，其中，5年半時間在二戰前，兩年半時間在二戰後的內戰期間。而觀察新鄉傳教區的教徒人數，自米幹神父初任監牧時（1936年）的10,012人，至5年後珍珠港事件發生時（1941年）的15,229人，<sup>84</sup> 實增加5,200多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名教徒。1948年1月米幹神父離開中國返回美國，1949年河南9個傳教區的教徒人數統計如下（參見表6）。

表6、1949年河南天主教各傳教區教徒人數統計表

教區	南陽	衛輝 (安陽)	鄭州	開封	信陽	歸德 (商邱)	洛陽	駐馬店	新鄉	總計
人數	22,659	46,000	20,176	18,018	13,093	11,245	9,828	15,375	15,671	172,065
百分比	13.17	26.73	11.73	10.47	7.61	6.54	5.71	8.93	9.11	100
排序	2	1	3	4	7	8	9	6	5	

資料來源：劉志慶、尚海麗，《河南天主教編年史》，頁295。

從表中可知，河南天主教9個傳教區中最晚成立的新鄉傳教區，於其成立後13年，教徒人數就比例而言已占河南天主教總人口近1成，<sup>85</sup> 就排序而論已居9個傳教區的第5位。事實上，該傳教區自1936年成立後，僅第一年得倖免於戰火波及，然次年即開始陸續面對抗戰、二戰，乃至內戰之持續動亂，一個新傳教區在長期戰爭影響下能有如此成果，實可見米幹神父及其工作團隊之辛勞與努力。

<sup>84</sup> 新鄉傳教區教徒人數自1936至1941年度之數據見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頁78。

<sup>85</sup> 資料顯示，新鄉傳教區教徒人數發展至1946、1947年度時（即該傳教區成立的第十、十一年）已達15,671人，見劉志慶、尚海麗，《河南天主教編年史》，頁280、288。即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至1949年間，新鄉傳教區教徒人數均未再增長。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中國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天主堂

- 王金祖撰文，2011年4月11日，撰文時72歲。
- 曲秀珍撰文，1987年9月16日，曾為勝利街街長。
- 谷榮耀撰文，2007年10月9日，曾為明德學校學生。
- 孫漢臣撰文及繪圖，2011年5月19日，撰文時88歲。
- 張英撰文，2011年4月1日，曾為明德學校學生。
- 楊玉珍撰文，2011年4月10日。
- 楊啟文撰文，未載時間，曾為明德學校學生。
- 劉仁安撰文，2007年10月10日。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Italy.

- “Bericht der Sinsiang-Mission für das Jubiläumsbuch 1950”.
- “Letter from Fr. Aloysius Kappenberg to Fr. Thomas Megan,” Juli 15, 1948.
- “Letter from Fr. Joseph Grendel to Fr. Thomas Megan,” Juli 13, 1936.
- “Letter from SACRA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to Fr. Joseph Grendel,” Luglio 10, 1936.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pril 17, 1935.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anuary 17, 1937.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7, 1937.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November 8, 1937.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8.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y 3, 1938.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August 26, 1938.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October 3, 1938.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4, 1939.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20, 1939.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19, 1939.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20, 1939.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4, 1940.

-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rch 3,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March 21,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6,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December 17, 1940.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February 1, 1941.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July 9, 1941.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Joseph Grendel,” September 29, 1941.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November 21, 1947.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March 16, 1948.  
“Letter from Fr. Thomas Megan to Fr. Aloysius Kappenberg,” March 27, 1948.  
“PIUS EPISCOPUS SERVUS SERVORUM DEI AD PERPETUAM REI MEMORIAM,” Julii 7, 1936.  
“Prospectus Status Missionis: Praefectura Apostolica-1, Julii, 1940”.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DECRETUM,” Julii 7, 1936.

## 二、碑刻、回憶錄、口訪記載、地方志書、資料集等

- 「王村天主堂碑記」，2008年12月25日聖誕節立。
- 「李臺建築比約聖堂紀念碑」，1940年5月5日比約瞻禮立。
- 「河南焦作大聖若瑟堂碑刻」，2003年12月25日聖誕節立。
- 「新鄉總堂曲水分堂建堂紀念碑」，1938年6月1日，見《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
- 孫家福，〈我親眼目睹新鄉天主教會的幾件事〉，《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
- 張君琪口述、文戈整理，〈豫北最大的原陽王村天主堂〉，《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
- 焦作市郊區志編纂委員會，《焦作市郊區志》。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年。
- 焦作市解放區教育委員會教育志編輯室，《焦作市解放區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
- 馮廣斌，〈天主教在新鄉縣活動的歷史〉，《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
- 萬德華，〈我在河南傳教的經驗〉，收入《聖言會來華傳教一百周年紀念特刊

- (1882-1982)》，新莊：輔仁大學聖言會，1982年。
- 劉志慶、尚海麗編，《河南天主教資料輯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 劉貞邦、王秀琴口述，馮成勛整理，〈兩位天主教修女的回憶〉，《新鄉文史資料》，第11集（2000年10月）。
- 龐紀淑貞記述，《扈伯爾神父生平小史》。未載出版社，1991年。
- “It’s ‘Paradise’ for Sure Now!”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39.
- “News from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40.
- “To ‘Paradise’ and Back.”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40.
- A Parader. “The Shepherd of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November 1936.
- Fontana, Joseph. “‘Paradise’ Welcome Its First Prefect Apostolic.”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February 1937.
- Henkels, Joseph. *My China Memoirs, 1928-1951*. Techny, Illinois: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988.
- Jansen, Joseph. “The Catechumenate in China.” *Our Missions*, October 1925.
- King, Clifford. “The Catechumenate in China.” *The Christian Family*, May 1930.
- King, Clifford. “Go! It is Recess.” *The Little Missionary*, October 1943.
- Megan, Thomas. “Reflections of a New Prefect Apostolic.”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February 1937.
- Megan, Thomas. “Progress in ‘Paradis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rch 1938.
- Megan, Thomas.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38.
- Megan, Thomas. “Honan in War-Tim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December 1938.
- Megan, Thomas. “For Charity’s Sak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anuary 1939.
- Megan, Thomas. “Sinsiang Steps Forward!”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40.
- Megan, Thomas. “Optimists by Choic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41.
- Megan, Thomas. “A New Church for Chiaomiao.”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April 1942.

Megan, Thomas. "Profit and Loss: On the Books of a War-Torn China Mission."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May 1944.

Megan, Thomas. "The Sisters Changed the Town."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November 1947.

Megan, Thomas. "Traveling In China." *The Little Missionary*, September 1934.

Megan, Thomas. "Pagan Babies." *The Little Missionary*, December 1937.

Megan, Thomas. "Heathen Baby." *The Little Missionary*, June 1938.

Megan, Thomas. "When the Bishop Comes." *The Little Missionary*, September 1938.

Megan, Thomas. "I Rescue an Infant." *The Little Missionary*, January 1940.

Megan, Thomas. "In the Nick of Name." *Our Missions*, July 1927.

Megan, Thomas. "Just in Time." *Our Missions*, July-August 1929.

Wittwer, Dominik. "Catholic Women: China's Hope." *The Christian Family and Our Missions*, June 1937.

### 三、專書

柯博識 (Jac Kuepers) 著，袁小涓譯，《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0：理念、歷程、教員》。新莊：輔大出版社，2007年。

吳伯，〈華夏遺蹤：聖言會甘肅、河南福傳史（1922-1953）〉。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06年。

劉志慶、尚海麗，〈河南天主教編年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Bornemann, Fritz, and others. *A History of Our Society*. Romae: Apud Collegium Verbi Divi, 1981.

Wojniak, Edward J. *Atomic Apostle: Thomas M. Megan, S.V.D.* Techny, Illinois: Divine Word Publication, 1957.

### 四、期刊論文

吳蕙芳，〈天主教聖言會的社會服務事業：以新店大坪林德華女子公寓為例（1968-198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4期（2015年11月）。



吳蕙芳，〈重返新鄉樂園：國共內戰時期的米幹神父〉，《國史館館刊》，第53期（2017年9月）。

劉志慶，〈近代河南天主教九個教區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天主教》，2005年第2期。

Fleckner, Johannes. "China's Unsung Heros." *The Word in the World 1990-1991*.

## 五、工具書

雷立柏（Leopold Leeb）編，《中國基督宗教史辭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雷立柏（Leopold Leeb）編譯，《聖神會在華1905-1955年》。未載出版項。

Leeb, Leopold, ed. *Biographies of SVDs in China, 1879-1955*. Undated, ad usum internum tantum.

